



跨文化研究丛书

KUAWENHUAYANJIUCONGSHU

总主编 | 周 宁

XITIANJIDUOLANG
YUMINGZHIDEJINGSHEN



西田几多郎与明治的精神

【日】井上克人◎著

王 海◎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田几多郎与明治的精神



XITIANJIDUOLANG
YUMINGZHIDEJINGSHEN

【日】井上克人◎著
王海◎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田几多郎与明治的精神/(日)井上克人著;王海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15-6958-0

I. ①西… II. ①井… ②王… III. ①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 1870—1945)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4935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王扬帆 高奕欢
美术编辑 张雨秋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80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中文版序

本书旨在将日本哲学的代表性思想，即西田几多郎的哲学精神置于近代化的进程中讨论。以往日本对西田哲学的研究主要关注西田三十多岁时的禅宗修行与其著作论文频繁引用的禅学用语，而如今在禅佛教的视域中理解和解释西田哲学中的东方式思维成为新的研究动向。

留意到西田生于明治初年这个重要事实，本书指出：第一，明治前德川时代孕育的宋学伦理观根植在西田思维深处；第二，明治中期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人从佛教哲学《大乘起信论》中获得启示，继而发展出“现象即实在论”的系统，即所谓“本体一元论”“体用”的逻辑，以及内在超越的逻辑。

对于这部基于上述角度考察西田哲学与明治精神的著作，笔者一直期盼其有朝一日能服务于东亚文化圈的青年学者。承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厚意，本书中文版译本终得偿所愿。本次翻译由王海博士执笔，他以优秀的成绩在笔者所属关西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学位。得二位相助，实为莫大欣慰与荣幸！

本书将来若能成为中国哲学与日本哲学的比较思想研究之轴线，两国间的知识交流若能借此深入的话，笔者将喜不自胜。

井上克人

序

东西学术研究所 1996 年组建“明治思想文化研究班”。研究员井上克人担任研究班主管并将其中部分成果汇集为本书。井上研究员长年从事日本思想的研究,尤其在曹洞宗开山祖师永平道元等日本思想家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本书即为井上研究员解析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的专著。

本书序章“凛然之精神——明治的严肃主义”指出从思想角度探讨明治期严肃主义的重要性;第一部“明治的近代化与宋学传统”通过分析明治精神的重要思想家西田几多郎,讨论从中国东渡而来的宋学传统在明治期嬗变之动因;第二部“明治期学院派哲学的谱系”以西田几多郎、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人的思想内涵为例,论证明治期的哲学思想倾向;第三部“近世、近代以降的日本思想传统与京都学派哲学”阐释日本哲学代表性学派之“京都学派”。

著者在书中指出:“明治政府以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口号推进脱亚入欧路线。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日本人的意识深层中,德川时期以来的宋学伦理观、价值观仍旧根深蒂固。”江户时代前的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并将其作为思想基石。历经明治期近代化洗礼之后,日本的思想究竟形成何种价值观与伦理观仍待探讨。历经长期钻研,著者总结出一整套哲学方法来阐明此问题。本书即为此方法论下的力作。

关于本书不足之处,恳请诸位贤士批评指正。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松浦章

前言

西方器物早在18世纪便通过各种形式传入日本,随之传来的还有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要到明治时期才算起步。明治政府以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口号推进脱亚入欧路线。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日本人的意识深层中,德川时期以来的宋学伦理观、价值观仍旧根深蒂固。从表面上看,作为封建社会的前近代世界观被近代合理精神批判甚至超越,但其思维模式本身仍以儒学、汉学为准则。诚然,面对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等新式思想,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纷纷为之倾倒并效法引进。不过亦不乏执意对抗这股时代潮流,始终坚守传统宋学伦理观的知识分子,西田几多郎便是其一。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西田是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在正面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西田对东方思想传统做了体系化、逻辑化的建构。现今西田哲学等京都学派的学问作为日本哲学的标志性思想在西欧和中国广为人知。最近,该学派的哲学甚至在南美巴西的哲学界也引发热烈反响。

西田三十多岁时曾致力于禅的探索。因此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从禅佛教的视角阐释西田哲学的东方特质,这种研究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从禅佛教对西田哲学进行内部探索时,我们固然能发掘出它的无尽魅力,不过仅从“禅”来考察西田哲学独到的“逻辑”与哲学论述仍然是片面的。为此,笔者试图从一个预设出发重新评价西田哲学,即西田思维在根底上凝聚了“明治人”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明治人虽生活在西欧近代化的浪潮之中,但通过关注西田本人的思想轨迹,我们能发现德川期以来根植于明治人内心深处的宋学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可以用“居敬”与“格物致知”的精神来概括。此后各种学术会议、研究集会、讲座演讲中,笔者反复论及西田哲学与宋学伦理观的关系,并将它们编入本书的第一部。也许是上述努力有了成效,如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热心于日本哲学的青年学者们也有了新的研究动向。他们开始积极地从儒家与新

儒家的立场重新把握西田哲学以及京都学派的哲学。这着实让人欢欣鼓舞！

继而另一重要事实让笔者有豁然开朗之感。东京大学曾开设“佛学讲义”课程，首任教师原坦山指定《大乘起信论》为教材。在《大乘起信论》的深刻影响下，明治中期东大的哲学研究者们逐渐形成“现象即实在论”的思想脉络。本书第二部的几篇文章具体论证了这个问题。就任东西学术研究所“神秘主义研究班”主管时，笔者曾发起过《大乘起信论》的共同研究。在科研费补助金的支持下，笔者还组织了关于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的共同研究。在此期间，笔者有幸得到佛教学、中国学、哲学、历史学等各领域专家的指点与启示，进而对《起信论》中“体、相、用”的逻辑产生浓厚兴趣。与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迥然不同，该逻辑呈现出所谓本体一元论的色彩。这也正是井筒俊彦所指出的东方在精神上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不仅总括大乘佛教，贯穿禅宗思想，在宋学的形而上学中也能被体察。西田在吸收、消化，甚至反抗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琢磨并开创出独自の哲学。西田思维根底的“体用逻辑”，正是所谓“内在超越”的逻辑。

2007年至2010年，笔者负责“明治思想文化研究班”的运作。为体现参与该研究班的本校同仁以及外校各专家的共同研究成果，笔者仅将自己研究中着眼于明治精神与西田的论文收入本书。因此在编排本书时，笔者回避了那些深度解读西田哲学逻辑的文章。此前在各学术杂志以及讲演时发表的文章构成本书雏形，不过笔者未将其原样转载，而是做了大范围的修改、补充和校正工作。即便如此，仍不能避免书中存在的多处重复字句，还望诸位读者见谅。实际上，本书尚有阐述、举证不甚充分之处，比如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关系，中国与日本对宋学理解上的差异，宋学中的形而上学与佛教学的关联，以及明治期相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历史背景，这些课题仍需进行深入探究。基于此，笔者虽对本书的刊行有所顾虑，但仍斗胆做一整理，以期各位大家批评指正。

* 本书所引岩波书店《西田几多郎全集》的卷数与页数以旧版（第二版）为依据。此外，涉及最新版全集（竹田笃司、Klaus Riesenhuber、小坂国继、藤田正胜编）的卷数与页数均用小括号标识。

井上克人

目 录

序 章	凛然之精神——明治的严肃主义	1
-----	----------------------	---

第一部 明治的近代化与宋学传统

第一章	明治期的宋学传统与近代化	23
第二章	明治的精神与西田几多郎	34
第三章	明治期西田几多郎的伦理课题	50
第四章	神与绝对无——西田哲学的宋学伦理观与基督教	64

第二部 明治期学院派哲学的谱系

第五章	明治期学院派哲学的谱系——围绕“现象即实在论”	79
第六章	明治期日本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 ——井上哲次郎、R.科贝尔、三宅雪岭的 本体一元论谱系	98
第七章	明治期学院派哲学的系统与西田的独创性	113

第三部 近世、近代以降的日本思想传统与 京都学派哲学

第八章	有关物的思索——“格物致知”精神	129
第九章	东方思维的特质与京都学派的哲学	139
附录一	篇章出处一览	154
附录二	作者介绍	156
译后记		158

序章 凛然之精神——明治的严肃主义

默然共天语，默然与天行

——西田几多郎

“雪渐落而明治已远”是中村草田男(1901—1983)的名句(1931年作，句集《长子》收录)。对此中村有段自我释义。那是时隔二十多年的岁末一日，已是大学生的他来到四、五年级时曾经就读的小学。

明治末年我在东京度过了小学时期。母校附近旧地重游时恰逢鹅毛大雪。纯白的大雪消融了世间万象的差异，甚至有抹杀一切的空白化效果。寂寥的街道和小学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样子。伫立于前，不知不觉关乎“现在”与“现在事物”的时空感渐渐稀薄。有种强烈感觉让我以为现在正如二十多年前。反倒是接连不断的雪不厌其烦地唤起那种“进行”与“持续”的感觉。降雪的促发下，被极度凝固扼杀的时间以成倍的力量诉说着严峻的事实，让我近乎宿命般地重新清醒意识到“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1946年5月《俳句之国》)^①

“雪渐落而明治已远”抒发出草田男心中的悔恨，也蕴含着对漫天飞雪的感动之情。唤起这种追思的无人街道与小学被作者抹去，只留遮天蔽日的大

^① 香西照雄：《中村草田男》，樱枫社1985年版，第50页。

雪形象示人。正是这样的雪极富美感地将一切追想、哀愁、悔恨的意念导引出来。二十多年后造访的街道与往昔无异,甚至让人产生时间被冻结住的错觉。现实如往日,绵绵大雪好似正填满某个硕大的时间空洞,连接上久远的过去。此时心中涌起的,应是“怀旧”的思绪,抑或“悔恨”的感怀。这应是某种爱与无奈交织的情怀吧。^①

人的一生会积累各种经验。这些经验促使人发现自我以及自我周围的世界。当我们称该过程为“生活”时,“生活”也具有了历史的意味。时间若只是某种匀质的、空虚的持续,那么历史意义上的个人便无法成立。或许可以说,历史是被酝酿成熟的“时间”衬托出的“现在”所充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在其个别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发展、消灭。同样,我们相遇的各个“事物”也在与物理时空不同的历史维度中重复着生成、展开的循环。我们不应从匀质的、空虚的连续体观念出发历史性地把握“事物”,而需要有把过去时当作现在时的感受性。这种过去的现在化又被称为追想,其实质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思维活动。本雅明(1892—1940)曾用“丢失的过去”形容痛彻心扉的追忆和悔恨,即过去原本应该如此,时至今日却无法挽回。现在的“背离感”在上述状况衬托下会越鲜明,也正是这种背离才促使“本质与真理”始露端倪。人通过积累经验所发现的事实,实际上是历史不断自我覆盖并“消灭、衰亡”后呈现的真理。真理又在“背离”的感受中逐渐被“神圣化”。“人不过是在过去的记忆中创造自我人生。当昨日再现时,大概一切已经失去,再也无能为力。”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印证了这个观点。

“明治”这个时代也可用类似的历史观念来把握。日语有“明治人”这一特定称谓,却没有“大正人”或“昭和人”的说法。当我们提及“明治人”时,通常会联想起何种人格品质呢?不可否认,明治被视为日本谋求近代化的过渡期,明治期的思想史、政治经济史皆带有这种特质。我们也能毫不费力地依次举出“国家主义”“进取的气魄”“武士道精神”等所谓明治精神的特征。不过,除了从外围把握历史,还存在着从自我内部审视历史的视点。

至少大正时代的人们对“明治”的理解与我们的时代认识截然不同。在他们心中,“明治”杂糅着“悔恨”与“悔旧”的思绪,而后又因“圣化”被牢牢刻入脑海。这种情形用“负重感”一词来概括或许更为妥当。德富苏峰曾在明治二十年(1887)出版的《新日本之青年》中号称自己这代人为“明治的青年”,并将明

^① 山本健吉:《新版现代俳句》(下),《角川选书》(198),角川学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

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戏称为老人，放言“明治青年不应听命于天保老人，而应引领他们”^①。然而，当大正时代的人回望明治，回望生活在明治的人们时，情况却刚好相反。正如上文提到的“背离”一般，无论如何苦闷如何挣扎，终究无法找回并超越从前。这也正是“悔恨”与“负重感”经“圣化”后的观念。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 1869—1937)指出：“‘神圣的事物’不可接近。在它面前，自我即使完全失去存在感，仍觉得有种摄人心魄无法割舍的感触”。尤其是在高呼“大正教养主义”的思想家看来，无论如何磨炼自己，“明治”终究难以企及。这几乎成了时刻盘旋在他们脑海中的强迫观念。即使想要再次挽回，“明治”也只能渐行渐远，演变为“永远过去”。

谷川彻三(1895—1989)曾说：“和辻哲郎的眼睛可随处发现观念”^②。实际上，和辻眼中的“明治”依然是“悔恨”与痛楚伴随的“永恒意象”。和辻的思绪里，有自己已非明治人士的“负重感”和“不安感”，以及只能活在大正的愚钝感。这些感觉甚至上升为强迫观念始终留在和辻心间，也影响了其笔下的“父亲”形象。

二

《古寺巡礼》第二节“哀愁的心——南禅之夜”中，和辻有如下记述^③：

这次久违的归省，我在父母的兄弟家借宿一晚。今朝离别，列车上的我有一股莫名的哀愁袭上心头。五月的时雨悄然下着，丝丝沁入心间，不知不觉我竟体会到所谓大慈大悲的奥义。昨晚父亲对我说，你扪心自问，做过的事有多少是为了道？为拯救颓废的世道人心你又有多少贡献？我竟无言以对。换成五六年前的我，兴许会马上反驳。可到现在，想起父亲发问时的用心，我只能低头不语。父亲是忠实的卫道者，时刻铭记医术乃仁术的箴言。为了实践它，父亲宁可抛弃福利与安逸，而我这个不肖子却

① 德富苏峰：《新日本之青年》，《德富苏峰集》（明治文学全集 34），筑摩书房 1974 年版。

② 和辻哲郎：《和辻哲郎集》，《昭和文学全集》，角川学艺出版社 1954 年版。

③ 和辻哲郎：《和辻哲郎全集》（第 2 卷），岩波书店 1976 年版，第 18 页。

生活轻浮,不走正道。特别是最近,每当父亲的情怀冲击我内心时,他的话格外令人揪心。(以下略)(5月17日)

明治四十二年(1909),二十岁的和辻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同时投身于文学创作。在读期间,他与谷崎润一郎、大贯晶川、木村庄太等共同创办第二次《新思潮》,还在《昴》《三田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和辻常常为出身乡下的劣等感所困扰,其生活经历了所谓的放荡时代、醉心文学演出的时代,以及狂飙突进的时代。安倍能成在和辻的追悼文中提起:“你在青春时代不停地追求情感刺激。这大概由于你志在文学,特别是小说与戏剧的创作。这些作品放荡不羁,反抗习俗的痕迹明显。”^①关于前半句,和辻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痴迷小山内薰的戏剧,只是后来转向他处。那么安倍后半句提到的“反抗习俗”又指何事?

和辻在《索伦·克尔凯郭尔》序文中毫不隐讳地披露了当时的心境:

我注意到自己的问题与他(克尔凯郭尔)面临的极其相似,于是试着从他的内部找寻自我问题的答案。总的来说,这就是有关“应当如何活着”的问题。比如自我品格与自我要求间的紧张关系;为实现真实生活而出现的种种曲折;有关自我价值与命运的信念、热情与不安;将个性奉为至上价值,但又向社会性因素妥协时那种难以割舍的苦闷(源于金钱、地位、名誉的种种心情);提倡关爱与个性的理念及其斗争(关乎女人、肉欲、爱情、结婚生活、亲子关系、事业等种种情感);彰显个性与爱的关系时的自我欲望和挣扎;因无法驾驭自我欲望而导致每日产生丑陋的焦躁感;自我欲望的顽固力量,以及想要委身于它的冲动;爱与憎恶;肯定真实自我的信念;提出各种要求时却羞于自己的缺陷;诚实与自我欺骗;努力与虚脱;渴望改善生活的想法;将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并追求享乐。上述话题不断地唤起各式繁杂的问题。通过与它们彻底的斗争来深化、建构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努力的意义所在。我的内心一刻未停,我承认自己体内还有诸多丑陋、软弱的东西,但我必须通过修行将内心的丑恶烧尽。^②

^① 安倍能成:《悼念和辻君》,载和辻照编:《和辻哲郎的回忆》,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7~8页。

^② 和辻哲郎:《和辻哲郎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409~410页。

那时和辻还处在放荡生活期。与《新思潮》等文学同人,以及围聚在小山内薰自由剧场的新剧青年们相仿,和辻也有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偶像再兴》中,和辻联系自身将青年的立场作了如下叙述:

除了享乐再无其他生活。他们就这样全身心地投入享乐当中,可以全然不顾内在或外在的道德观念。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他们甚至引以为荣,好像正因为被称作恶它们才值得关注。圣人认为恶的东西到他们这里却成了善。不论是真情、诚实,还是生命的宝贵、紧张的意志、命运的爱,都被嗤之以鼻。管他个性自我也好,永恒生命也罢,还值不起一对丰满的乳房。抛开干货般乏味的思想和语言,听听你的心声吧!你的本能,你最想得到的不就是原始的美吗?只有在肉体的感觉与感情的狂欢中你才会发现至上之美。只有极度自我的兴奋与猎艳时的好奇心才会带来这种感受。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比它更美好。^①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被青年们“嗤之以鼻”的道德观念,即“真情、诚实、生命的宝贵、紧张的意志和命运的爱”,这些正是盘踞在他们心底的“明治人”的精神。他们越将其圣化、理想化,就越发觉得遥不可及,愈加产生逆反心理。只是这里所指的“享乐”并不是追求人自然本能的原始享乐主义。青年们高喊“肉体的感觉与感情的狂欢”时,恰好说明他们意识到反抗的观念正在内心不断挣扎。此后,和辻对青年的态度日趋批判:

我为何要厌恶他们?因为我不属于这些放荡者之流。我原以为自己已将应做之事抛诸脑后,其实这只是错觉,应做之事尚存于心。我内心虽无法拒绝放荡者,但自己已不是其中一员。就这样,一年后的我为此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强烈自责。从曾经迷恋他们的自己身上,我嗅到了腐败的气息。原始的享乐开始凋谢,摄人的情感不断冷却。原来冒险猎奇不过是放荡者不负责任的移情别恋罢了。^②

这里的“应做之事”,指“父亲”等“明治人”伦理上的严肃主义。对于明治人的严肃主义,和辻虽有抵触但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于归顺。实际上,和辻自身

① 和辻哲郎:《和辻哲郎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26页。

② 和辻哲郎:《和辻哲郎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2页。

的伦理意识都可用“洁癖”二字来形容。这一点,从他对君临日本哲学界的御用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批判中亦可获知。

和辻与井上有过两次不愉快的经历。第一次是和辻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和辻的主题是尼采,但主任教授井上以诗人、哲学家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为由拒绝受理。和辻只好火急火燎地将研究对象换成叔本华,题目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解脱理论”。为了让科贝尔教授审阅,和辻还特意改用英文写作,好在总算赶上交稿截止日。和辻之所以要这样改换题目,无非是因为井上称赞叔本华,认为叔本华是佛教在西方的译介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提交毕业论文的次年,和辻正是凭借这本《尼采研究》在学界初露锋芒。第二次不愉快的接触起因是和辻的著作《索伦·克尔凯郭尔》。和辻谈及与井上的交往时说道:“有次我想向 X 先生(井上)借《人生路的诸阶段》这本书……到约定好的那天我来到先生家,可他说书是有但在书库里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下次见面时再找给我。著者(和辻)解释自己大老远赶过来只为求一本书,恳请 X 先生体谅并帮忙寻找,同时也不得不惊叹于 X 先生书库之大,寻书有如大海捞针。第二次见面,书倒是如约取出来了,不过先生将它拿在手上,夸赞此书‘研究如何深刻,如何有克尔凯郭尔的风范’,接着便讲起克尔凯郭尔的事迹……著者(和辻)当时实在尴尬万分,羞于启齿。凭直觉著者意识到先生应该是将书名中的 Stadien(诸阶段)误读成 Studien(诸研究)。这说明先生根本没看过,却堂而皇之地大谈特谈克尔凯郭尔。”^①(括弧内为笔者注)

和辻之所以厌恶井上,无非是认为井上不符合理想中的明治人形象,只不过是“俗物”学者而已。和辻真正景仰的是夏目漱石(1867—1916),以及此后在治学之路上成为其学问生活榜样的 R.科贝尔(1848—1923)。科贝尔规律的学问生活、崇尚古典的态度、与世俗保持距离的姿态、严格却不失享乐的爱好(饮食、烟草、酒类等),以及身为大学者却全心投入教学工作的责任感深深地印在青年和辻的心中。^②

① 大岛康生:《井上哲次郎〈知识与思索的分离〉》,《新版日本思想家》(中),《朝日选书》(45),朝日新闻社刊 1975 年版,第 69~70 页。胜部真长:《青春的和辻哲郎》,中公新书 1987 年版,第 148 页。

② 和辻哲郎:《科贝尔先生》,《和辻哲郎全集》(第 6 卷),岩波书店 1977 年版。

对明治人抱有崇敬景仰之情的，还有另外一位青年仓田百三（1891—1943）。自接触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处女作《善的研究》以来，他对西田竟萌生暗恋般的感情。仓田的书简集《活不下去》中记录了以下字句：

请恕我唐突的来信。因为我实在有些不得不说的话才致信于您。我无法忍受与先生生活在没有交集的两个时空中。我期望触摸到您，想要与您共呼吸。我渴望有座桥，桥上您那诚实谦虚而充满生命力的脉搏，能够连接起先生高大深邃的人格与我幼小纯粹的心灵。一开始我就似笼中的狼一般毫无目的地徘徊着。我的灵魂是如此彷徨，完全不知所措。总有一股不安分的情绪在胸口弥漫着，意识里有种孤单如荡秋千般摇晃。这是一种命运飘无定所、人格不复统一、生命的根基在松动、意识的中心在推移，却又无可言说的飘摇感。我不禁觉得空虚在自己生命中掏出一个大洞。数千人手把松明火炬在呐喊着什么。他们就这样穿梭巡回在我心中，带来阵阵喧嚣。生命根底处燃烧的炽热灵魂像蛇一样扬起头来，瞪着通红的眼睛，凝视憧憬着某个事物。……为了压抑住内心的动摇，桌前的我紧闭双眼静坐着，眼眶却被温热的液体完全浸润。此时我脑海竟幻觉般浮现先生那孤单温厚的脸庞。

仓田将这封信从老家庄原寄出后便取道京都，在那里如愿见到西田。接着仓田在一高宿舍所写信中祈祷西田“成为孤独深海般的学者”：

我不奢求哲学家要像小说家，不过仍期望您那摇曳、细腻、丰富的情感，能让我们这些年轻复杂的现代青年的感情生活得到共鸣与感应。……只因哲学家不涉足青年的内心生活，青年便对文艺家趋之若鹜。这种现象不应是青年的问题。试看今日之哲学家，无人认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跃动与青年保持一致，无法感受到人与人脉搏的共振。没有哲学家愿思我青年之所思，愁我青年之所愁。……先生，恳请您与青年共进！希望您的人生带有真挚、深刻、沉痛的色彩。而今崇拜先生的青年们都围坐在您身

旁,向您投去渴望的目光。他们正满怀希望地私语着,气氛正愈加热烈。先生!请一定成就自我,成就拥有伟岸人格的、深沉的哲学家!①

仓田将“孤独深海般”“人生带有真挚、深刻、沉痛的色彩”的哲学家形象寄托于西田,好似只有明治人才符合“永远的明治哲学家的形象”,才有资格或应该成为“拥有伟岸人格的、深沉的哲学家”。

西田几多郎明治三年(1870)出生于石川县,昭和二十年(1945)因尿毒症在镰仓家中辞世。西田在东方思想传统中导入西方哲学,创设出以“绝对无”为原理的思想体系。自明治四十四年(1911)《善的研究》问世以来,西田一跃成为日本哲学界的领军人物,门下俊才精英辈出。然而在大正末年,西田家几度遭遇不幸。大正八年(1919),妻子寿美因脑溢血卧床不起,六年后便与世长辞。几位子女也体弱多病,早些年二女儿和五女儿离世,大正九年(1920)又痛失长男,三女儿罹患肺结核不得不长期疗养,大正十一年(1922)四女儿与六女儿身患伤寒入院治疗。痛心疾首之余,他将最后的希望托付于次子外彦(理论物理学专业),每每致信给予谆谆教诲。下文的书信就刻画出这位既为人父又为人师的哲学家形象。正如和辻看待自己的父亲一样,身为父亲的明治人形象品质在西田身上也展露无遗。行文较长,姑且引用如下:

西田外彦 大正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世间任何事,一旦立志从事某行,不认真对待不付出长年累月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也不会萌发兴趣。倘若心浮气躁事情必然半途而废。我认为物理化学在知识高度发达的今日确是非常有意思的学问。……这并不是说不钻研文学或哲学是索然无味的不幸福的人生。人生的目的只有通过真挚对待事业才能理解。……面对应当成就的学问,现在的学生缺乏真正努力的勇气,更多是将文学哲学看作是享乐的途径而自命不凡、沾沾自喜,其实为游手好闲之人而已。甚至还有从法律、理科专业转到哲学来的学生,其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驾驭文学与哲学专业。比起上述学科,哲学更加缜密繁琐。结果这些人学了一年左右便败下阵来。对此我深感遗憾。

颇有趣味的是,关于前文提到的仓田百三,西田也有如下评价:

① 久山康:《近代日本与基督教》(大正·昭和篇),创文社1962年版,第74~75页。

最近有位叫仓田百三的青年似为学生崇拜的对象。仓田头脑灵活、富有洞察力，只是其小说与思想尚且稚嫩甚至有些矫揉造作。仓田需在深度与广度上继续拓展，不过恐怕也为时已晚。人一旦定下志向就必须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努力，人生的真谛即在于此，万万不能与懒散者为伍……你需要成为伟大深邃的人。歌德在诗中说，“没有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人生若不是作为严肃而紧迫的问题呈现在面前，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精神力也会缺乏紧张度。……不应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喜新厌旧只会一事无成、悔不当初。无论如何后悔如何挽回也无济于事。不要像懒散者一样做事有始无终，要养成一旦开始就持之以恆的坚强意志与品格。阅读书籍浮光掠影，学习语言一曝十寒，岂不儿戏。事情须按目的顺序有系统且扎实地进行。倘若不是抱着认真对待、真心努力的心态，而仅仅是浅尝辄止或是醉心于低俗文学，心灵精神的寂寞空洞就会逐渐突显。只要向着事业奋发前行，精神的空洞就会消散。没有真正为目标而努力的人生将是极其空虚的人生。（着重号为西田所注）

同日，西田又向外彦写去第二封信：

今晨我送一封信予你，现再致一函。博学多才本非坏事，但更需集中精力，在专业上用心。此乃第一要义。若左右摇摆则前途堪忧。不论何事，一旦起始就必须锲而不舍坚持到底。……必先培养坚强的意志和牢固的志向，否则一事无成。……对待自己所学专业，钻研的态度与热忱最为要紧，之后才会产生所谓的兴趣。研究必须坚持不懈贯彻始终，切忌心浮气躁半途而废。面对何种困难都应鼓起勇气面对。……无论如何必须胸怀大志，否则必将贫乏沉沦。

接下来是段感人至深的话语：

为父奋发抖擞精神数十年，对抗周遭境遇与诱惑，时至今日仍留下诸多未了之事。我愿将余生的所有时光投入在真挚的研究中。只是身为父母，子女的将来始终难以释怀。发妻久病不起恐终生难愈，三个女儿也多病弱，学业难以为继，如今吾儿成唯一希冀。汝复心病益深，终日魂不守舍，岂不悲惨至极！为父今夏以来已是担惊受怕、痛苦不堪，不时潸然泪